

從「李商隱抄襲」說起

前兩年，某劇集利用李商隱的《夜雨寄北》進行音樂再創作，結果有網民不識本尊，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一個叫「李商隱」的「網民」抄襲這部作品。還有電視劇《紅樓夢》配樂「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被批評是「一股濃濃的喊麥（MC）味道」。殊不知，這是曹雪芹的原文。又有人看到一些古風歌詞的作者是個叫「蘇軾」的人，便誇獎蘇軾的水平，可比肩方文山。

這些事，令人哭笑不得。或以為只是惡搞的「段子」，或是炒作的伎倆。但是，一樣米養百樣人，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不識李商隱、蘇東坡，原非新事物。

明清時八股文盛行，書生們只知四書五經，對於詩詞歌賦一竅不通。《儒林外史》就有個笑話。有位四川學道，負責四川科舉，到老先生家吃酒。何老先生說：「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最差的一等）的了。」此人任滿歸來，見到何老先生便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范進就是個「老八股」，聽到這件事，不知道笑話，就說：「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

《儒林外史》雖是小說，其實也是吳敬梓基於一些亂象，進行藝術加工的。還有一些，則是歷史事實。《宋稗類鈔》載，南宋乾道年間，國子監司業林謙之、秘書省正字彭仲舉，在杭州同遊天竺寺，小酌論詩。談到杜甫的詩，兩人欽慕不已，擊節讚嘆，彭仲舉大呼：「杜少陵可殺！」

隔壁正好有一凡夫俗子，聽到後，逢人便說：「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有人問「所謀殺者為誰」，此人回答：「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那時沒有互聯網，否則此俗子，估計也要立刻在網上實名發帖，舉報彭仲舉了。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薑心荷骨陽荷薑

有一種神奇的菜，叫「薑」卻不是薑，開了花還欲說還休，藏在土裏，流行千年，偏偏少有人記得它的名字，這就是陽荷薑。

作為一個「非典型」薑科薑屬草本植物，陽荷薑跟生薑、豆蔻才算一家人。但如果你在市場第一次遇到它，大概是難以置信的，紫紅色的外衣層層疊疊，頂端露出尖角，像沒開透的荷花苞，又像一顆迷你荷，唯獨跟薑沒什麼關聯。

不但外形有迷惑性，就連本名都多得嚇人，光是在中國，就有陽荷、陽荷、洋火薑等好幾個名字，到了外國，又變成成芝荷。一個食材能攢下這麼多「馬甲」通常只有兩個原因，要麼是實在沒有存在感，人們隨意稱呼；要麼是太重要，誰都想用自己的語言將它據為己有，很顯然，陽荷薑是後者。

這份重要性，從周朝開始便已初露端倪，等到漢代，它可是文人辭賦中的常客，很難想像這顆在泥土裏安靜長大的苞芽，身後竟扛着幾千年的浪漫情懷，屬實不算輕巧。現在的陽荷薑主要產自於四川、貴州、湖北、湖南一帶，因為生命力強，喜潮濕，堪稱蔬菜中的「硬漢」。

要把它做活，最考驗對「鮮」和「脆」的拿捏，經典「戲路」有兩條，一為醃漬，二是爆炒。新鮮的陽荷薑洗淨切開，用鹽水短暫醃製後加入白醋、糖和辣椒，放在罐子裏密封，幾天後就是清脆的開胃小菜；而在貴州或湖南的廚房裏，則要請出它的「完美搭檔」——臘肉，不管這宴席上有多少山珍海味，只要陽荷薑炒臘肉出場，那就是毫無疑問的壓軸戲。這股極具穿透力的味道跟肉香「扭打」在一起，有草木氣、有花香底，還帶着一絲涼意和微微回甘，吃起來很難用語言去形容，臘肉的鹹鮮裏透出山野晨露的清潤，簡直是電光石火間，看盡天上人間。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跨海長虹邂逅人工智能，正在大灣區悄然上演。位於深中通道西人工島的全球首座全流程機器人服務酒店正式啟動建設，預計明年年初開門迎客。這間由「機器人工工」全程值守的特色酒店，將前沿黑科技揉進山海旅居日常，為大灣區文旅勾勒出別致的未來畫風。

以往入住酒店，迎賓引路、搬運行李、送餐送物、清掃保潔，樣樣離不開人工服務。而這座海島全新智慧酒店，徹底打破傳統服務模式，實現九大服務場景無人化閉環，超九成服務由機器人全權承接，打造出「無影無蹤，卻無微不至」的全新旅居體驗。遊客無需前台久候、不用呼叫人工客服，從登島入住到離島返程，全程都有智能機器人貼心護航。

走進項目樣板體驗場景，滿滿的未來科技氣息撲面而來。深圳自研的全品類機器人矩陣各顯神通、各司其職：三百公斤級重載機器人從容承接大件行李搬運，可自主乘梯、精準送達；配送機器人穿梭於酒店樓宇之間，咖啡、餐食、生活用品隨叫隨到、高效便捷；清潔機器人精準識別污漬、細緻清掃全域環境，時刻守護

有一個「大山臨盆」的西方寓言：曠野上一座大山，突然持續轟鳴、山體震顛，人們以為有如此動靜，必定要誕生一個巨獸，在劇烈震動數日之後，山體裂開一道縫隙，所有人屏息等候，最後卻只鑽出一隻耗子，盛大場面草草收場。

前文層層鋪墊，情節看似走向一種結局，結尾卻突然反轉、出人意料，這是典型的歐·亨利式結尾。就像歐·亨利有名的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貧窮的年輕夫妻吉姆和德拉都想為對方準備禮物，

吉姆最珍貴的是祖傳的金懷錶，德拉引以為傲的是一頭瀑布般的長髮，為了能在聖誕節送給對方禮物，吉姆賣掉了他的金懷錶為德拉買了一套嵌寶石的玳瑁梳子，德拉則賣掉了自己的長髮，為吉姆買了一條白金錶鏈，兩人都為對方捨棄了自己的寶貝，而換來的禮物卻用不上了。

西方文藝批評界將這種出乎意料外的情節設置，也稱為「打破讀者的期待」。在中文裏，從章法技巧上則稱之為「跌宕」。

大班樓的預訂熱度不減，常有朋友拜託我幫忙。我常建議朋友們來湊我已預約好的日子，這樣既少了我和店東葉先生的麻煩，又能滿足朋友們去大班樓的心願，可謂一舉兩得。

上周帶了幾位朋友去嘗鮮。我最近參加的飯局不少，加之出行計劃頗多，主副業又十分忙碌，完全沒有健身的機會。於是安排菜單時，主菜中我只選了海鮮，以使用「海鮮不肥」的藉口來安慰自己。

不過大班樓的海鮮，蝦蟹魚貝樣樣做得精彩。當晚葉先生幫我們準備了兩條野生三文魚，一大一小，魚皮

質感竟然完全不同。大個頭那條竟有砂皮質感，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魚皮口感的三文魚。

當晚幾乎每個朋友都帶了酒，其中有款默爾索白葡萄酒讓我印象深刻，未入口已聞到顯著的蜜糖、白花混合香氣，飲入後有淺淺乾荔枝的核兒味，酸度明亮又不發苦，整體口感非常圓潤。我拿起酒瓶看了下，原來是二〇二二年釀造的。

此時剛好吃到大班樓的招牌花雕蒸蟹配陳村粉，當晚的蟹汁分外好，讓人停不下口來。吃完菜，喝一口這杯老藤（Vieilles Vignes）默爾索，發現兩者十分適配，酒令海鮮的

鮮味更為突出，海鮮又令酒的酸度更平衡。

從葡萄生長的環境而言，二〇二二年整體炎熱，七月至八月初尤為酷熱乾燥，但未達到缺水的狀態；幸而臨近果體成熟期的八月中旬，來了少量及時雨，輔助葡萄順利成熟。總體而言當年的霞多麗成熟度較均衡，果體健康，對釀酒而言，當年的霞多麗產量和質量都不錯。另外，藤齡在五十年以上的老藤根系深，在這樣的炎熱年份，其獲取水分的能力顯著強於新藤；而且老藤的養分供給不會被新枝葉分散，令果體的飽滿度和風味都較新藤更為顯著。

重溫半世紀前的舊相冊，感慨良多。那時父母比現在的我還年輕，他們的照片大多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和妻是雙職工，照料孩子的工作都在兩老身上。當時只當是必然，如今才知道要感恩。

農曆新年必有照片，父親用毛筆寫春聯，孩子們身上的新棉襖都是我母親縫製。兩個女兒的生日相差十天，為了省錢同一天慶祝，一個蛋糕



多讀好書，使自己芬芳。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機器人酒店要來了

出「無影無蹤，卻無微不至」的全新旅居體驗。遊客無需前台久候、不用呼叫人工客服，從登島入住到離島返程，全程都有智能機器人貼心護航。

走進項目樣板體驗場景，滿滿的未來科技氣息撲面而來。深圳自研的全品類機器人矩陣各顯神通、各司其職：三百公斤級重載機器人從容承接大件行李搬運，可自主乘梯、精準送達；配送機器人穿梭於酒店樓宇之間，咖啡、餐食、生活用品隨叫隨到、高效便捷；清潔機器人精準識別污漬、細緻清掃全域環境，時刻守護

客房潔淨；靈動的人形機器人既能翩躚起舞、迎賓待客，亦能與遊客趣味互動、輕鬆閒聊，科技感與親和力兼備。

當下市面多數智慧酒店，僅零散配備少量智能設備、單點機器人，屬於局部智能化改造。而這座海島酒店極大的突破，是真正實現全場景、全鏈路機器人服務閉環。依託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與智能調度平台，全系機器人共享同一「智慧大腦」，擁有三維空間感知、物理常識判斷與自主學習能力，擺脫傳統機器人機械刻板的執行模式。多機型協同聯動、智能調

度、互補作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提供標準化、零失誤服務，高效穩定又溫柔細緻。

待到明年酒店正式開業，不妨登島赴一場山海科技之約，在跨海長虹之畔，沉浸式感受AI賦予旅居生活的溫柔與新意，解鎖大灣區獨有的文旅新體驗。

當下，正值夏收、夏種、夏管的「三夏」農業關鍵期，聽學者講過一個寫種地詩的例子：陶淵明《歸園田居》組詩，第三首開篇講自己「種豆南山下」，落筆鄭重，讀者覺得可能會種得不錯，結果卻是「草盛豆苗稀」，一點不茂盛，此為「跌宕」之一。眼見豆苗稀疏，長勢不好，感覺可能是因為作者疏懶怠耕，心思不在田園，但是詩人筆鋒又轉，實際卻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披星戴月地進行着勞作，此為「跌

宕」之二。

用今天流行話，要「守拙歸園田」的陶淵明種地是「一頓操作猛如虎」，結果卻是「落到手裏一塊五」。層層反轉，峰巒起伏，和歐·亨利式結尾一樣打破讀者慣性猜想，這亦正是古人所言「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妙處。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一點海鮮與默爾索的緣分

質感竟然完全不同。大個頭那條竟有砂皮質感，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魚皮口感的三文魚。

當晚幾乎每個朋友都帶了酒，其中有款默爾索白葡萄酒讓我印象深刻，未入口已聞到顯著的蜜糖、白花混合香氣，飲入後有淺淺乾荔枝的核兒味，酸度明亮又不發苦，整體口感非常圓潤。我拿起酒瓶看了下，原來是二〇二二年釀造的。

此時剛好吃到大班樓的招牌花雕蒸蟹配陳村粉，當晚的蟹汁分外好，讓人停不下口來。吃完菜，喝一口這杯老藤（Vieilles Vignes）默爾索，發現兩者十分適配，酒令海鮮的

鮮味更為突出，海鮮又令酒的酸度更平衡。

從葡萄生長的環境而言，二〇二二年整體炎熱，七月至八月初尤為酷熱乾燥，但未達到缺水的狀態；幸而臨近果體成熟期的八月中旬，來了少量及時雨，輔助葡萄順利成熟。總體而言當年的霞多麗成熟度較均衡，果體健康，對釀酒而言，當年的霞多麗產量和質量都不錯。另外，藤齡在五十年以上的老藤根系深，在這樣的炎熱年份，其獲取水分的能力顯著強於新藤；而且老藤的養分供給不會被新枝葉分散，令果體的飽滿度和風味都較新藤更為顯著。

重溫半世紀前的舊相冊，感慨良多。那時父母比現在的我還年輕，他們的照片大多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和妻是雙職工，照料孩子的工作都在兩老身上。當時只當是必然，如今才知道要感恩。

農曆新年必有照片，父親用毛筆寫春聯，孩子們身上的新棉襖都是我母親縫製。兩個女兒的生日相差十天，為了省錢同一天慶祝，一個蛋糕

灣區聽雨

當下市面多數智慧酒店，僅零散配備少量智能設備、單點機器人，屬於局部智能化改造。而這座海島酒店極大的突破，是真正實現全場景、全鏈路機器人服務閉環。依託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與智能調度平台，全系機器人共享同一「智慧大腦」，擁有三維空間感知、物理常識判斷與自主學習能力，擺脫傳統機器人機械刻板的執行模式。多機型協同聯動、智能調

度、互補作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提供標準化、零失誤服務，高效穩定又溫柔細緻。

待到明年酒店正式開業，不妨登島赴一場山海科技之約，在跨海長虹之畔，沉浸式感受AI賦予旅居生活的溫柔與新意，解鎖大灣區獨有的文旅新體驗。

當下，正值夏收、夏種、夏管的「三夏」農業關鍵期，聽學者講過一個寫種地詩的例子：陶淵明《歸園田居》組詩，第三首開篇講自己「種豆南山下」，落筆鄭重，讀者覺得可能會種得不錯，結果卻是「草盛豆苗稀」，一點不茂盛，此為「跌宕」之一。眼見豆苗稀疏，長勢不好，感覺可能是因為作者疏懶怠耕，心思不在田園，但是詩人筆鋒又轉，實際卻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披星戴月地進行着勞作，此為「跌

宕」之二。

用今天流行話，要「守拙歸園田」的陶淵明種地是「一頓操作猛如虎」，結果卻是「落到手裏一塊五」。層層反轉，峰巒起伏，和歐·亨利式結尾一樣打破讀者慣性猜想，這亦正是古人所言「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妙處。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一點海鮮與默爾索的緣分

質感竟然完全不同。大個頭那條竟有砂皮質感，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魚皮口感的三文魚。

當晚幾乎每個朋友都帶了酒，其中有款默爾索白葡萄酒讓我印象深刻，未入口已聞到顯著的蜜糖、白花混合香氣，飲入後有淺淺乾荔枝的核兒味，酸度明亮又不發苦，整體口感非常圓潤。我拿起酒瓶看了下，原來是二〇二二年釀造的。

此時剛好吃到大班樓的招牌花雕蒸蟹配陳村粉，當晚的蟹汁分外好，讓人停不下口來。吃完菜，喝一口這杯老藤（Vieilles Vignes）默爾索，發現兩者十分適配，酒令海鮮的

鮮味更為突出，海鮮又令酒的酸度更平衡。

從葡萄生長的環境而言，二〇二二年整體炎熱，七月至八月初尤為酷熱乾燥，但未達到缺水的狀態；幸而臨近果體成熟期的八月中旬，來了少量及時雨，輔助葡萄順利成熟。總體而言當年的霞多麗成熟度較均衡，果體健康，對釀酒而言，當年的霞多麗產量和質量都不錯。另外，藤齡在五十年以上的老藤根系深，在這樣的炎熱年份，其獲取水分的能力顯著強於新藤；而且老藤的養分供給不會被新枝葉分散，令果體的飽滿度和風味都較新藤更為顯著。

重溫半世紀前的舊相冊，感慨良多。那時父母比現在的我還年輕，他們的照片大多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和妻是雙職工，照料孩子的工作都在兩老身上。當時只當是必然，如今才知道要感恩。

農曆新年必有照片，父親用毛筆寫春聯，孩子們身上的新棉襖都是我母親縫製。兩個女兒的生日相差十天，為了省錢同一天慶祝，一個蛋糕

分兩次插蠟燭、唱生日歌。兩人並無怨言。

四個孩子間有吵鬧，大部分時間一同遊戲，整古做怪。妻在我的鏡頭下十分美麗，每天見慣了視若平常，如今再看，才驚覺如此好看！

她身上的衣服，有些如今還在穿，說明她是如何節儉。

部分照片攝於婚前，還是黑白的。回憶告訴我初次約會，攝於某個小公園。轉眼做了祖父祖母，仍能恩愛如昔，實在不

重溫舊照

分兩次插蠟燭、唱生日歌。兩人並無怨言。

四個孩子間有吵鬧，大部分時間一同遊戲，整古做怪。妻在我的鏡頭下十分美麗，每天見慣了視若平常，如今再看，才驚覺如此好看！

她身上的衣服，有些如今還在穿，說明她是如何節儉。

部分照片攝於婚前，還是黑白的。回憶告訴我初次約會，攝於某個小公園。轉眼做了祖父祖母，仍能恩愛如昔，實在不

易。

也有不少朋友的照片，有些天各一方，有些已經辭世，有些生生死死。也有一些相中人看上去相當熟稔，偏偏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我知道只要放一放，下次再看時，他的名字會脫口而出。

南牆集 阿濃
逢周四見報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最近美國政府啟動「不明飛行物」（UFO）相關現象大規模解密程序，釋出有關UFO及外星物種的目擊者證詞、照片和報告，當中還包括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近期世界各地跟外星生物及飛行物相關的詳細紀錄，讓各類外星生物探討，成為熱門話題。

在還沒弄清美國政府那些文件內容時，好奇心已形成足以覆蓋傳播網絡的巨浪，令網民踴躍發表意見，還有不少人「現身說法」，大談自己曾目睹或接觸不明飛行物體的過程，甚至有人講述被外星人「綁架」的經歷。孰真孰假，大概皆不能盡信。到了今時今日，有的新聞媒體也報道了外星人有可能長期隱藏身份，在我們當中生活，有人說曾被擄成為外星人的研究對象，也許也不宜斷言否定。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

筆者一直相信「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亦從來不信那麼浩瀚的

外太空，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認為其他星球有生物、科技和文明，不足為怪。無論外星人和飛碟的外觀怎樣，將來會是地球的威脅還是朋友，人類在地球也還是要繼續腳踏實地生活繁衍，太空科技也仍要依賴各國專家努力開拓發展。然而，我卻因為近期的外星熱潮，向兩名曾分別告訴我在牛頭角至秀茂坪一帶目睹UFO的家人和朋友「道賀」，表示他們的親身經歷大概不會再被人當成無稽的幻覺，也羨慕他們在許多人還不相信有外太空生命的時候，就有親眼觀察UFO的寶貴機會，最重要是幸運地沒有被「綁架」，避免成了外星人研究或解剖的對象。